

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

分類 奧運來源 聯合報 日期 97. 8. 15 版面 AA二版奧運
隨筆想起楊傳廣
悲劇的身影...

奧運的紛雜聲音裡，我不斷地想起楊傳廣，北京申奧裡有楊傳廣，劉翔的鏡頭裡有楊傳廣，看到陳葦綾、盧映綺奪牌，還有盧彥勳孤獨搏命的場景，也不斷有楊傳廣的影子浮起來。

不管藍綠兩黨是怎樣對待他的，不管體育圈裡多少人對他皺眉，不管他在京奧田徑賽登場前是否宛如被橡皮擦擦去一樣，我絕不相信，那個巨大得讓人矛盾敬畏的身影，會這麼容易被遺忘！

那個不管你喜歡稱之為威權、苦悶或者黑白的年代，有誰比楊傳廣贏得過更高的榮耀，誰能像他在奧運殿堂裡，把肢體、意志和倔拗性格轉化為巨大能量，把整個壓抑住的國族意識和民心振奮起來？

從沒有一位運動員能像楊傳廣那樣感動人心，每每想起他和摯友強生在柏林奧運十項運動中的史詩般競技，還有他的整個人生，總能讓人重生心靈力量，並且得到洗滌。

對一些年輕些的人，楊傳廣可能只是一個斷代符號，歷史和記憶都可以整個斷裂了，楊傳廣為何不能。可是對另一些人，楊傳廣除了象徵一個特別的時代，他在運動場上的光環太巨大，確也使他中年後的種種境遇，讓人覺得難以承受，甚至不願提起，以免意識到自己其實也可能是冷落疏離他的共謀。

作為天王級田徑巨星，楊傳廣後半生的確令人不忍卒睹。因為從政，他在國民黨獨大時選擇和民進黨攜手參選，然後拮据繼而與民進黨決裂，當他回到左訓中心，他只是冷宮中的將軍。他只能像乩童似的擺蕩在故鄉馬蘭和洛杉磯新家的路途中，他成了沒有聲音的人，連自己親手調教的愛徒古金水在冤案中被司法系統毀去時，他也發不出一絲聲音。

他注定是悲劇的，去年他辭世，台灣政府拒絕了楊傳廣遺孀提出的歸葬故土要求。我無言錄下一段網路文字：「如果上天送給台灣的世界頂尖還是落得晚景淒涼，那麼台灣所存在的意義，對任何意義的『運動員』是什麼？」（伍崇韜／資深媒體人）

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